『我们是七个』

汤朔梅

阅读疲劳的当口,无意浏览起书脊,目光遇到那本《外国抒情诗选》。那是多年未碰的书了。遂漫翻起来。华兹华斯?顿时,我想到了他的那首《我们是七个》,以及我同宿舍的孔毅。

那天晚自习回宿舍,隔门听到有人在诵读英语诗歌。旋律回环往复,平缓而柔曼,充满感情。是孔毅。进门问,你在念什么,这样动情?孔毅说,《我们是七个》,今天英语课上老师教的。他一个劲地说好,还沉浸在诗的意境中。我说,真的好听,你继续朗读。

我与孔毅有缘,归功于特殊的年代,使相差七岁的我们成为同学。同室六人,我最小,觉得他有趣,常惹他,可他从不恼。记得报到那天午后,虽有两个铺盖放床上,可就我一人在。十月阳光很好,我靠在床上想着即将开启的四年。忽听外面有嗫嚅声:咦——怎么把我分到女宿舍了?显然,他正看贴在门上的名单。随后敲门。我上前打开,一条大汉堵住门框。见我又说:不对!怎么把女生分到这里?他问我名姓后,就摸了摸脑勺。意思是你小子怎么取了个女生的名字?

那大汉约一米八五,谢顶,大概两天没刮胡茬了。蓝卡其中山装,军裤,黄球鞋。他说来自黑龙江虎林。其实是上海人。我忽想到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杨子荣,正气中透出匪气。这家伙会打架,以后小心点,别遭他老拳。

然而我错了,其实,孔毅是个相貌与性格反差极大的人。他差不多隔天要刮胡茬,边刮边说:你不让我露脸,我不让你出头。他胡乱着刮,不是出血,就是遗漏。提醒他,他总说无所谓。那时刚有电须刀,他想图方便,结果不行,没几次刀头就钝了。还是用柴耙似的刮刀。这不是说邋遢,而是他读书极用功,常四点一线:寝室、教室、食堂、图书馆。几乎独来独往。若回寝室时,听到他哼着小调,家康打趣说:怎么,收到女朋友来信啦?孔毅脸一红:哪里呀!别看孔毅胡茬多,脸皮却极薄。这薄不是说爱翻脸,而是动辄脸红。他脸一红,连带脑门也红,一副可爱的腼腆相。也平打趣说,怪不得孔毅胡子这么多,原来脸皮薄。不像我们脸皮厚,长不出胡子。

孔毅在虎林有没有女朋友,直至毕业都是个谜。不过每当生活委员严一鸣在走廊上喊:信来了!孔毅就匆匆跑出去:有我的吗?见没信,就背上书包去自习了。出门时还故作洒脱,哼起了小调。有时喊:孔毅,有信。他跑出去,进来时已在展读,说我学生来信了,兴奋得像个孩子。他说那里的孩子太可爱,做梦都想跟他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。我能想象得出:孔毅这个笨拙的大孩子,背后闹嚷着一长串小孩,他张开翅膀护佑着,脑门上汗津津的像只老母鸡。

有一次现代文学课上,汤逸宗老师要求按宿舍推荐一个人发言。我们一致推荐孔毅。其实,我们都想看孔毅发言时的窘态。他知道在捣鬼,不答应,说要抓阄。抓阄就不能保证孔毅入彀了。咋办?我说,准备两套纸。一套暗的全空白,我们人手一个;一套都写上"中",明着抓。抓阄者的心理,抓了急着看自己的,趁此,我们调包。听到小调渐近,孔毅晚自习回来。我们重提要他发言的事,他坚辞。那只能抓阄了。趁孔毅如厕,我们下彀。果然,孔毅抓了急看,看后骂了一句。我们说,这么样,天意吧?我们窃笑。孔毅无语却不知中计。

那天上大课,他矗着一米八五的个读稿子,疙疙瘩瘩的,脸红,脑门出汗,一副窘态。回宿舍后我还是拆穿,否则有点阴损。说那是我想出的办法。他说,你小子坏!也平说,那是大家给你锻炼的机会。

有时我们议论社会上的种种不良,譬如过河拆桥,譬如不讲诚信。孔毅会推推眼镜说:是吗?会这样吗?样子像鲁迅笔下的柔石。单纯、善良,总相信人们是好的。

大三时,孔毅选了版本目录考研。一大摞的书从图书馆借来,散发着陈腐味,书里面甚至会逸出几只蛇蚤。除了版本目录书籍,还攻英语。他觉得枯燥,为了放松,那晚他看了电影《狐狸的故事》,回来后,激动不已,叹息说狐狸们很可怜,茫茫的雪原,生存严酷,还要生儿育女,养家糊口。此刻,他是不是想起了虎林的学生呢?

他的发际线退了少许后,考上了研究生。不久,我们各奔前程。后来,听说孔毅结婚后去了美国。其实,他攻英语是两手准备。那里也有版本目录学吗?我真想象不出孔毅穿西装的样子。梦里还是当年的孔毅。他在干什么呢?我觉得孔毅最合适当一名小学或初中老师,且最好是农村。有他的善良与童心教出的孩子,肯定不会差。

近日,也平自北京来沪,我们四人聚于华师大边上的饭店。家康开白内障未能来。又说起孔毅。建华又补了孔毅的趣事。他们一起读研时,一天在校园内碰到,孔毅身后跟着一个女郎,离开十码远。孔毅介绍说,那是女朋友。说着脸一红至腼腆。还有一个晚上,黄海地震波及至楼宇晃动,同学们都下到操场上。这时五楼的窗户内伸出一个脑袋,孔毅也。问:什么事?建华说:地震了,快下来!他嘟哝一句,却上床躺平去了。四人失笑。

此刻,当我再想到《我们是七个》时,就想起孔毅。想起了我们宿舍五个同学。我喜欢艾特马托夫,那是陈建华推荐《白轮船》开始的;吸烟是骆家康免费教的,我至今舍不得戒掉;辜也平常跟我龙虎斗,像《狐狸的故事》中的小狐狸;毛金海有恒心且正直,当年有人小看说体育老师也想考中文系?他硬是复习了几个月,和我成了同班。

每次同学聚会,就少了孔毅。他知道我把他的趣事挖出来换酒喝吗?他会说你小子坏吗?不管他来与不来,我还是会套用华兹华斯的诗:我们是六个。

看展还是看人

北 北

边看边聊

眼瞅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"从波提切利到梵高"大展要落幕了,赶紧约了好友小田去看展。结果哪是去看展,就是去看人。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的人头簇拥在画前,展厅里充满此起彼伏的手机咔嚓声。有位姑娘在梵高的《鸢尾花》前各种自拍,我想是谁给她的自信?走走就会撞到人的我匆忙结束观展,去博物馆餐厅吃午饭。

此时的餐厅人满为患,有点像南京路上老牌百货商场的美食广场,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落座,边吃边聊。小田说还好一早就来了,虽然排了半个多小时队等候入馆,所幸那时展厅人尚不多,倒还拥有了短暂的安静观展时间。她提到塞尚的《画室中的火炉》,说亮点就在炉中的那点红色火光。红色火光?我说没看见啊,一看原画图,原来在画的下半部分,都被人头遮住了。我有些懊悔,不爱排队的我观展体验却大打折扣。展览还有最后几日,要不预约个非高峰时段再来看一次?我问自己,但立马否定了,照今天的人流量来看是没有非高峰时段了。对于大众而言,画展不再是艺术的密码,而是流量的密码。

这是个流量时代,人人可做流量的主人,在微信朋友圈视频号、抖音快手小红书上分享生活动态。我们可以看到孩童从出生起的记录、看到老人的寿辰、一朵花开、一次旅行……网络的特性在于其更新速度特别快,如果你持续刷就能持续看到新内容,短视频因此占据了很多人的闲暇时间。而我却因此关闭了某些发布太过频繁的朋友圈,也未下载任何一个短视频App,因为不想信息过载,被流量所伤。我有些朋友甚至关闭了朋友圈,不看也不发,享受清静。此刻小田就有些懊悔刚发了个朋友圈,马上就有附近的朋友邀她去喝下午茶。我说你瞧,这就是朋友圈的弊端,造成了被迫社交。她说,对于喜欢社交的人而言不是正中下怀嘛。我想也是,有人在社交上做减法就有人做加法。

午饭后我们出馆散步到附近的南京路步行街,老牌的游客打卡地却不见有人拍照,清清冷冷。小田走到一家老字号去买南瓜子,说最好吃的便是这家,一直都是。我一嗑真是如此,特别香。我想这就是味蕾记忆,岁月虽流逝,但第一口的美味依然无法被后来的各种味道覆盖。文学和艺术的经典作品亦如此,它们带来的回甘让人们愿意一遍遍重读再赏,而此刻的我俩却只能在手机上对着原图边赏边聊。

回程地铁遇到拉着行李箱的旅行团游客们在入场博物馆,我感慨现在团队游的档次提高了,博物馆游也列入了游览日程。不过博物馆和书院现今成了旅游胜地和网红打卡地,幸哉?哀哉?

各好其好 好好与共

林 紫

心灵港湾

2023年的整个春天,我都在忙着一件事——通过演讲、写作、读书会以及接受采访等各种形式,呼吁大家关注青少年抑郁,尤其是"好学生"抑郁症。

"好学生?"许多人不解,"好孩子不缺鲜花和掌声,他们学习好、听话又懂事,一路顺风顺水、令人羡慕,开心都来不及,怎么会跟抑郁联系在一起?"事实恰恰相反,"好学生"不仅与抑郁相关,还是抑郁的高发人群。

我的一位来访者小K,从小就是所有人眼中的"完美小孩"和"别人家孩子"。他自幼承担着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,好不容易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院校,但拿到通知书那一刻,他不但没有感到喜悦,反而发现一直藏在心底的抑郁情绪越来越强烈,甚至会不断冒出极端的念头。

咨询时,他说,以前高考是他唯一的目标,现在拼尽全力实现了,接下去的人生不知道意义在哪;而且大学里都是优秀的人,自己什么都不算,去了肯定找不到存在感……"我很想告诉爸妈,好好养弟弟,再别让他像我这么累了……"我问他:"你希望父母怎么做才叫'好好养弟弟'?"他哭了,卸下"完美小孩"的盔甲,一股脑地将从小到大积压的委屈和伤痛倾吐了出来。

小K说,小学时每次听到父母说"我们辛苦挣钱都是为了你",他就会有罪恶感,觉得必须要门门功课争第一才对得起他们,做不到他会偷偷掐自己;初中和一个成绩中等的同学比较要好,父母当着同学的面说"我家小K以后是要考大学的,你不要影响他",他从此再也没交到朋友;高中时,他情绪低落、经常失眠、不想住校,父母却说:"你那么优秀,这点困难还克服不了?"……"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让弟弟也变成我这样的'好学生'了,考上好大学又怎样?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,时刻害怕别人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完美,连脆弱和抑郁都觉得不应该,心里太孤独了!"小K最后总结道。

他的话,让我想起网上有一个"好学生心态受害者"小组,他们说:"好学生心态包括高度服从、重视他人正向反馈、恐惧失误、习惯性讨好、过度反思等等。"

其实,许多和小K一样的"好学生"们,往往并不觉得自己真的好,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"好"是被家长、学校及社会的单一评价标准所裹挟和压制出来的,而不是来自他们真实的自我评价,缺乏真实的自我价值感。一旦外界发生变化,或者他们的努力不再能换来原有的认可时,就会觉得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,抑郁症便随之来袭。被袭击的,不只是小K们,还包括那些虽然各有所长、暗暗努力,但却因为成绩一般、始终达不到"好学生"标准而自卑的孩子们。

抑郁高发的时代,要想孩子们真正过好这一生,大人们需要停下来反思: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?究竟怎么做对孩子们来说才是真正"好"的事情?

在我看来,生命就像花朵,每朵花有每朵花的美,所以可以"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";同样,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好,所以也可以"各好其好、好好与共"。只有当越来越多的成人愿意放下应试教育模式下单一的"好学生"执念,修正和丰富"好"的定义与标准,懂得人格完整和身心健康比好成绩更重要,孩子们才会有更多机会去顺应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,开出各自独一无二的花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"好学生"。

春 色 王文明 作

"灵格"大华

周成树

好友大华嘴上常挂着口头禅:"灵格灵格"(沪语好的意思)。碰到好事、开心事、兴奋事就脱口而出;遇到不悦事、不顺事、尴尬事,他往往坏事变好事,末了蹦出个"灵格"。如果把这口头禅套用在大华人生的阅历上,也恰如其分。他种过田、当过工、参过军、上过大学、行过医、做过干部,干一行,爱一行,行行都精彩。如今,大华退休了。他与老爱人一起参加了老年旅游文化班。上课时,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旅游文化知识,课外实践,跟大家一起游天下,享受大自然的美。大华把口头禅"灵格"带到班上,成了外出活动时响亮的口号。面对高山大海或看到田野、草原等美景,大华情不自禁地问大家:"灵不灵?"众人异口同声:"灵!很灵!非常灵!"

那天旅途中吃晚饭时,老唐多喝了几杯酒,不料脸色通红、嘴唇发黑,喉咙发出呼呼声,失去了知觉。大华沉着冷静地扶起老唐,叫人拿来温开水,取出保心丸塞进他嘴,再轻轻拍打其背部、肩部,按摩头部、颈部……老唐醒来后,激动地对大华跷起大拇指:"灵格,谢谢大华……"大华笑道:"举手之劳,应该的!"

人间正道,你我皆平凡,因人乐观豁达而高尚,"灵格"大华!

猪脏粉和捞化

刘国斌

七夕会

那是1999年的春天,我第一次出差去温州。酒店对面的小巷里,傍晚有人搭起帐篷、支起大铁锅售卖"猪脏粉"。看这个名字,实在有点好奇,那晚,虽然酒足饭饱,还是在半夜三更下楼去吃了碗猪脏粉。这一碗午夜的猪脏粉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前几日和朋友宋兄通电话时得知,他亲戚在虹桥商务区开的"小憩粉栈",也卖温州猪脏粉,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,第二天一上班,就想着中午要去吃猪脏粉,还特意上"点评"查了查,顺便买了一个37元的优惠套餐。12点不到,下办公楼过马路,一眼就看到了"小憩粉栈"。

一碗猪脏粉端上来,先喝一口热汤,鲜美无比,大肠洗得干干净净,且煮得酥烂软糯,粉干也是细嫩滑爽。让我又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午夜的温州老味道,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套餐送的鱼饼,来自苍南,看上去像素鸡,咬一口,马上感觉到了海鱼的鲜味。还有一小碟虾米芹菜拌紫菜,酸酸的,非常开胃。吃完,特意去和店老板打招呼,想知道这汤头特别鲜美的奥秘,老板告诉我这高汤不仅有猪骨的奉献,还有鸡壳的功劳。真是一位老实人,一不小心就泄露了商业机密。这也许是上海第一家正宗的猪脏粉店,但据说在巴黎、马德里早就有了温州人开的猪脏粉专卖店。

此时,我又想起了福州的捞化。我也曾经对着"依土捞化"这店名愣了很久。福州人称呼长者为依伯,这个"依"就是"阿"的意思,依伯是阿伯,依土是阿土。捞化是捞米粉,因为米粉产自莆田兴化,是"捞"兴化米粉,人们就顺口简称为"捞化"了。

依土捞化店的隔壁就是庆城菜市场,店家每天清晨直接买来食材,洗切干净摆在锅边,客人根据喜好随意点单组合。那一盘盘新鲜的海蛎、鱿鱼、花蛤、蛏子、大肠、猪腰、猪肝、鸭胗,还有牛肉、牛杂等等,新鲜美丽,让人看了垂涎欲滴。我一般都要点上两三样食材才过瘾,相当于在上海吃"双浇面"和"三浇面"。兴化米粉质地细腻,一捞就断生,久煮也不烂。海蛎等食材也是放进汤锅里快速捞熟盖在米粉上,转眼间,一碗捞化就做好了。如果你点的是大肠,那出品和温州的猪脏粉就很相似了。捞化的高汤是用猪牛大骨加水文火炖2至3小时而成,很烫很鲜美,喝一口温暖全身。福州本地人会蘸着虾油吃捞化,我却一直没懂虾油的美味,我喜欢蘸醋吃那些小海鲜。说起福州的海蛎,郁达夫在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一文中专门写道:"蛎房并不是福州独有的特产,但福建的蛎房,却比江浙沿海一带所产的,特别的肥嫩清洁。"

店里的年轻服务员,说着福州话,招呼着客人,收拾饭碗,动作利索。特别令人佩服的是结账时他只要看一眼桌上的碗碟,就能马上报出金额,如果你有所怀疑,那也一定是你没算清楚。我不确定这家店是否24小时营业,但每当我想去吃的时候,不管是早晨还是午后,或是深夜,他们都在营业,且都是顾客盈门。"依土捞化",这家店成为我对福州小吃最重要的记忆,直到现在我每次去福州,总想着要去吃一次依土捞化,这感觉才和这八闽大地接上了地气。

温州和福州在地理上可以说是相邻的,从这两种风味小吃的食材和烹饪方式上也可以看出它们是"好邻居"。毫无疑问,猪脏粉也是我对温州小吃的重要记忆,这里,除了美食,更有着那种生生不息的民间烟火气息。

美食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 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.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